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吳志卷十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潘濬 陸凱 弟胤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

吳書曰濬

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為郡功曹年未三十荊州牧劉

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修濬按殺之一

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荊州以濬為治

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荊土拜濬輔

軍中郎將授以兵

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

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郤俘也武王以

為軍師彭仲英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

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中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

陵部從事樊佃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

可以擒佃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佃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佃昔嘗為州

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

吳書曰芮玄卒濬并領玄兵屯夏口玄字文表丹陽

人父祉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薦祉為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玄兄良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卒玄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為子登揀擇淑媛羣臣咸稱玄父祉兄良并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娉玄權稱尊號拜為女為妃焉黃武五年卒權甚愍惜之

權稱尊號拜為

少府進封劉陽侯

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覽出耳不復如往日之

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自絕不復射雉

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

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

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溫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

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為害加厲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衆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口辯為豪傑所善濬子翦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翦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徃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恠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歸服江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間濬于武陵太守衛旌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旌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旌表以示於濬而召旌

還免官 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

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右將軍朱據等皆見
禁止黃門侍郎謝玄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
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玄曰得無
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玄謂曰潘太常
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
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
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

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
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
戮權引咎責躬因誚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濬卒

子翦嗣濬女配建昌侯孫慮

吳書曰翦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翦弟祕

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記曰襄陽習溫為
荊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於溫問曰先君
昔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
復相代者溫曰無過于君也後祕為尚書僕射代溫為
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為永

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
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詹耳太
守討珠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
陳恣於零陵斬恣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
為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盪魏綏遠將
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
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
平使者丁忠自壯還說皓弋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

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忤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汧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奸雄君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

為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有謬誤之愆天為作
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
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
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騷擾萬姓
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
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
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
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

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
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強者躬行
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
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哀末三家鼎立曹失綱
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強閉門固守可保萬
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
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
聞于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

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
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
地實危險而壻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
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
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熒惑作妖童謠之
言生于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
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
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

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于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騷擾更為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

羅網之網四方之民繼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于政有損于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為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于商賈齊桓取士于車

轅周武取士于負薪大漢取士于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

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
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
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
于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
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
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
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連薛瑩滕修及族弟
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損幹國家之

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
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
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
禕體質方剛器幹強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
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
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
戍之臣竊思惟莫善于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
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為大將

在疆場故以計容忍抗卒後竟徙凱家于建安或曰寶
鼎元年十二月凱與大司馬丁奉御史大夫丁固謀因
謁廟欲廢皓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
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所圖不果太史郎
陳苗奏皓久陰不雨風氣迴逆將有陰謀皓深警懼云
吳錄曰舊拜廟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為衛凱欲因此
兵以圖之令選曹白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
據雖整兼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留平凱令其子禕以謀
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宣凱旨平語禕曰聞
野猪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予連從荆揚來者得
禕乃不敢言還因具啓凱故輟止

凱所陳皓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為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徒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

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

江表傳載凱此表曰臣拜受明

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

夫王者之興受之于天修之由

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

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

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

以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

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

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忽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

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
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
國之柱也不可不強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
之相而萬彙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于彘
已豐于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
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
憂民過于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
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

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為身戒
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
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于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
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
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
遵先帝六也先帝薦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
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
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

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
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筭小吏先帝之所棄
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
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
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
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
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廡羊度黃門小人
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

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見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于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

任之鄉閭效之于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
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
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
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
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
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
為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
帝時交趾反亂實由茲起是為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

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
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
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
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
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
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
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
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

江表傳曰皓所行彌
暴凱知其將亡上表

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旂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畧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已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損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于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

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于胸而涕泣雨集也臣年
已六十九榮祿已重于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
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
于鬢膚黃耆被于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
類能言之倫無不歔歔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
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
強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
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
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
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
心宋景退殿是以早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
但當克己復禮薦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
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
之不修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王之阿房何止而
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
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于

父臣離于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
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宮自謂過于阿房故先
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
當愛育百姓何聊趣于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
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
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壯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
猶冲讓未肯築宮况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
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庖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
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

相譖搆庖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

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
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于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

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盾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白頃惟盾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盾所述召盾考問盾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為獄竺不勝痛毒服是所道初權疑竺泄之及服以為果然乃斬竺後為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以盾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盾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

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
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
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脣曰脣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
選曹遺跡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
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
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脣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
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脣又畜水民得
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

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携幼甘心景從衆無
携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脇之以威未有如肩結
以恩信者也銜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
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
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
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
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肩卒子式嗣為紫桑督
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律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

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概梗梗有大
丈夫格業脣身潔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吳志卷十六

吳志卷十六考證

潘濬一方寧靜注加隲有名勢在所所媚不可聽也○
宋本在所下闕一字臣照按在所言隲身所在也猶
言所到之處人皆媚之云耳

濬女配建昌侯孫慮注先君昔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
今果如其言○因疑作目

陸凱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監本誤作為晉所代
今改正

務寬濫忽苛政○忽字疑誤元本作思庶政

今州郡職司○宋本作州縣

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毛本作推接

願陛下留意注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當元本作常

又注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攘疑當作攘

陸肩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臣明楷按舊風

障氣疑有誤觀下文折木飛砂轉石則舊風當作暴
風霧鬱飛鳥不經則障氣當為瘴氣也

吳志卷十六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吳志卷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是儀
胡綜徐詳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

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徐衆

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

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今離文析字橫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

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為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

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訟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

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

亦得免

徐衆評曰是儀以羈旅異方客仕吳朝值諂邪殄行當嚴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

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祁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陷君勇不懾聳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傳二宮存身愛名不亦宜乎

蜀

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

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傳

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

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

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
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
本書三四上為傳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
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鄰家有起大宅者權
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
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
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
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為戚時

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
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于不稱實不敢以
愚管之言上干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
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
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令素棺歛以
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
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

書策薨權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
鄂長權為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為書部與是儀徐詳
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
得六千人立鮮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
宗叛歸魏魏以宗為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為寇害
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
拜權為吳王封綜儀詳皆為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
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

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
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
爰求厥成黃龍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
辛誅共舜征有苗啟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
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
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
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
為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

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
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
為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閭
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
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
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為盟文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
下都建業詳綜並為侍中進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
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

偽為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網弛絕四海分崩羣生
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烟火往往而
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
處時無方繫于土壤不能翻飛遂為曹氏執事戎役遠
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
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
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
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

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吳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為知天命也。臣昔為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

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
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
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
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寔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
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
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
如履氷炭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
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

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
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奏使光口
傳而已以為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
之民思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
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
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
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
之聲絲絲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

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
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搆讒見
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
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
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為
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
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于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
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為利然今與古厥勢不

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
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
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于臣諸將專威于外各自為政
莫或同心士卒哀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
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間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
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
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
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于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

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
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
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
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
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寔今此間實
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
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
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

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氏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揖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為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

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
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
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
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
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
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
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
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

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

吳錄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令

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既為廷尉監衆人以據蕃與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為人受毒乎蕃曰孫君丈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牽耳遂閉口而死吳歷曰權問普卿前盛稱蕃又為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卿之由

普見

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

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

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

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

權統事諸文詒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
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
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

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

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令

吳錄曰冲後仕晉尚書郎

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
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

其榱椽之佐乎

吳志卷十七

吳志卷十七考證

是儀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闕元本作闕

胡綜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臣龍官按夏口毛
本作舉口太平御覽作樊口舉口蓋樊口之誤然吳
主孫權傳云黃龍元年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見黃龍
則太平御覽所云樊口未為得也

乃自在昔黃虞是祖○乃自元本作乃聞

將恢大繇草我區夏○大繇疑作大猷下同

金史紀事本末
卷十七
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監本販誤敗今改正

吳志卷十七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吳志卷十八

晉著作郎己酉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吳範 劉惔 趙達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

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荊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荊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

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
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
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
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
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
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
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為之備劉備盛
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

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祕惜

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

吳錄曰範獨心計所以見重者術術亡則

身棄矣故終不言

初權為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

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立為吳王

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

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

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

其愛道于已也削除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

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哭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于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

用多為

會稽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內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滕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逼終

不迴撓初亦忤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歷山渚陽山陰三縣令鄱陽太守黃武五年

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絕權追思之募三

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戶侯卒無所得

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

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臣松之案範死時權未稱帝此云陛下非也

劉惔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游廬陵事孫輔以

明天官達占數顯于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

無不中者輔異焉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
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
權曰何如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聞是時邊鴻作亂
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
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為奇惇亦實愛其
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
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

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
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
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
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
無嘉肴無以叙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
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
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
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

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愛其術自闕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秘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薦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

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今欲
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
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
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

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

吳書曰初權即尊號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

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

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

曰當迴算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
望氣祥不亦難乎間居無為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

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

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

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

絕焉

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

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尉駿再

從子也圓恭莫與為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

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

為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姬能相人及範博達八人世

皆稱妙謂之八絕云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

天官能為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

地止以上

應畧度

評曰三子各于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役心

神宜于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曰孫盛

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裨竈梓慎其猶病諸况術之下

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

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覩屯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

吝術之鄙見薄于時安在其能逆觀天道而審帝王之

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亶亶成

于著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

迴轉一籌可以鉤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

乎流俗好異妄設神竒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

志其大者無所取諸臣松之以為盛云君子志其大者

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為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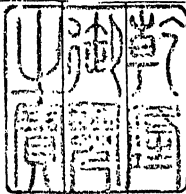
理自中原酷亂至于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

康皆百死之餘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

焉知達不算其安危知禍有多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責不知魏氏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籌猶不能自免刑戮况達但以祕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賾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之推算窮其要妙以知幽測隱何愧于古而以裨梓限之謂達為妄非薦論也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洌洲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沈淪吳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鈎求公船而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輶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有姚光者有火術吳主身臨過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以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燭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為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覲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

埋于苑中築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覲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白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為介君為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象曰鰣魚為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于殿庭中作方塼泓水滿之并求鈎象起餌之垂綸于塼中須臾果得鰣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厨下切之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無此象曰

蜀薑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值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既于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下切餚適了臣松之以為葛洪所記近為惑衆其書文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之臆斷以為惑衆所謂夏蟲不知冷水耳



吳志卷十八

吳志卷十八考證

吳範數從訪問欲知其決○決太平御覽作訣

評曰然君子算役心神宜于大者遠者○算役宋本作
等役

吳志卷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志卷二十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學正臣徐立綱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謄錄舉人臣姚培雯

欽定四庫全書

吳志卷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諸葛恪滕胤孫峻留贊孫綝濮陽興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江表傳曰恪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

機與爲對雖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

吳錄曰恪少折頰廣額大口高聲
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

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
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
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
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
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
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噓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
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
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

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平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祿先逆勅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祿至，權為輟食而羣下不起。祿嘲之曰：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來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祿傳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

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己而已又問卿何如膝肩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肩迴籌轉策肩不如臣恪嘗獻權馬先錫其耳范慎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于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答曰母之于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太子嘗嘲恪諸葛元遜可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鷄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使人食鷄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江表傳曰曾有白頭鳥集殿前權曰此何鳥也恪曰白頭翁也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能答坐中皆歡笑

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

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

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今使

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最僕雖在遠竊用不安恪以丹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

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援狔之騰木也時觀間隙

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蠶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檠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

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勅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白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

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
鏑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滌山藪獻戎十萬
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埽元惡又充軍用藜蓀稂莠化
為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
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
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歡然
遙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
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壯將軍封都

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
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為不可赤烏
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為
不利于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
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
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
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
然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于一人自孔氏門徒

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然猶各有所短師僻由嘯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于徃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獎就騁其所任若于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濶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

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讐惟坐克已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于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

于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戶為怨
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已故遂廣其理
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
荊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
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召恪弘及太常滕
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

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

意于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後引恪等見卧内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欬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

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于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治第館設陪衛羣臣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翌日權

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于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圯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

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
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
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傳之位艱多
智寡任重謀淺誰為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邁有上官
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
當于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
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
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

將不得妄委所成徑來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于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闕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內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于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畧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耻于受侮

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圍壞隄
過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勅其諸軍作浮橋渡陣
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
贊呂據唐咨丁奉為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
等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覓鋸刀楯保身緣過
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
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于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
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為魏前軍督亦斬

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噐山積振旅而歸進封
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
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

明春復欲出軍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為時

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于外而民怨于內自曹操以來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

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
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強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于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荊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強大吞滅諸袁壯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為畫計于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為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讐欲相除也有讐而長之禍

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夫差自恃強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為吳禍況其强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于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

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于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來務在產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于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惟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

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為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于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為迂故難至而不能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為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讐敵更強欲刎頸

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胄生蟣蝨將士敝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于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于後

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自崇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于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

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迴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

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
頓仆坑壑或見畧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
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于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
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
入府館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
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
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
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勅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

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搆恪欲為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興有

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于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劔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

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

所齋酒

吳歷曰張約未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肩肩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為邪但恐因酒食中人

耳乃以藥酒入孫盛評曰恪與肩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肩共謀安危然恪性強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肩微勸便為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之冒禍乎吳歷為長

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

吳錄曰峻提刀稱詔收恪亮起立曰非我所為非我

所為乳母引亮還內吳歷云峻先引亮入然後出稱詔與本傳同臣松之以為峻欲稱詔宜如本傳及吳歷不得如吳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錄所云

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

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恚令復刃乃除地更飲

搜神記曰恪入

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晁婢曰不也有
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蹙然起躍
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于
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志林曰初權病薦召恪
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
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
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
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
蕘虛已受人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勲績莫著况呂侯
國之元耆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
拒此元遜之疎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
當世之務聞善速于雷動從諫急于風移豈得隕首殿
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晒呂侯無

對為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碁意無厭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為叢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修所害豈非兆見于彼而禍成于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禕今觀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誠于後永為世鑒

先是童

謠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鈎落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

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

依焉鈎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鈎絡帶恪果以葦席裹

其身而箴束其腰投之於此岡

吳錄曰恪時年五十一

恪長子綽

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鵠殺之

中子疎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

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疎于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

魏行數十里為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

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疎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

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

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

之威不可經日決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
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
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
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于恪生長
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
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已陵人不
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
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峻刑劫衆大小屏息侍

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荆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徇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罵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于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

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憮然且已死之人
與土壤同域鑿掘所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
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
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歛之恩斯則漢高
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敷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
澤加于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
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
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

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豫聞乞聖朝哀察于是

亮峻聽恪故吏歛葬遂求之於石子岡

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為恪立碑

以銘其勲績者博士盛冲以為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

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于豎

子之手不可謂智冲議為是遂寢

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

肩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

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

字文悌豫章人也

吳錄曰友有胥叻少為縣吏虞翻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

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

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顧子嘿子真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為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年三十二卒

滕肩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胄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孫權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胄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肩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

吳書曰肩年十二而孤單覽立能治身厲行為人白

暫威儀可觀每正朔朝賀修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歎賞

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

為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

吳書曰脩上表陳及時宜及民間優

劣多所匡弼權以脩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脩每聽辭訟斷罪法察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

言對之流涕

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為太常與諸葛恪等

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脩

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推強

敵名聲振于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

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

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

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
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
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
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
何往而不克哉以肩為都下督掌統留事肩白曰接賓
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吳書曰肩寵任彌高接士愈
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

委
下

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嵩嵩生恭為散

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為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繇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包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吳錄曰羣臣上奏共推峻為太尉議胤為司徒時有媚峻者以為大

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為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為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又姦亂

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
泄死二年魏母丘儉文欽以衆叛與魏人戰于樂嘉峻
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襲壽春會欽敗降軍還
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
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
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
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
非有常人而我屈蹙在閭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
引吾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
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
驚怖亦以既爾遂引中其足足申創愈以得蹉步凌統
聞之請與相見甚奇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稍
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忤權以

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興贊為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盖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為將破敵寡旗未嘗負敗今病困兵羸眾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于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為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是歲蜀年七十三眾庶痛惜焉二子畧平並為大將

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緄恂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

就其明年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盾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緄

孫緄字子通與峻同祖緄父綽為安民都尉緄始為偏將軍及峻死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

緄更以肩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
肩欲共廢緄緄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
使勅文欽劉纂唐咨等合衆擊據遣侍中左將軍華融
中書丞丁宴告肩取據并喻肩宜速去意肩自以禍及
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緄為
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緄緄不聽表言肩反許將軍劉丞
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肩肩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
融等不從肩皆殺之

文士傳曰華融字德凝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蓋山下時皇

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蓋山下有華德甍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為選部尚書乃擢融為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諡黃門郎與融并見害次子譚以才辨稱

晉祕書監

肩顔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肩引兵至蒼龍

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絰就公時夜已半肩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為肩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絰兵大會遂殺肩及將士數十人夷肩三族

臣松之以為孫絰雖凶虐與滕肩宿無嫌隙肩若且順絰

意出鎮武昌豈徒免當時之禍仍將永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

永絰遷大將軍倣

節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緄遇慮薄于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惲謀殺緄殺惲慮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為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于陽淵異敗退為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緄於是大

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為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為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緄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緄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緄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緄以孫

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
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
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
內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
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命丁奉殺熊于虎林殺損于
建業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
承議誅綝亮妃綝從姊妹也以其謀告綝綝率衆夜襲
全尚遣弟恩殺劉承于蒼龍門外遂圍宮

江表傳曰亮
召全尚息黃

門侍郎紀密謀曰孫綝專勢輕小于孤孤見勅之使速
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
異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任
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
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
圍之作版詔勅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之
無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
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泄漏誤孤非小也紀
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綝夜
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
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
近臣及乳母共牽禁止之乃不得出歎咤二日不食罵
其妻曰爾父憤憤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
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因自殺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惠
勢當先與紀謀不先令妻知也江
表傳說漏泄有由于事為詳矣使光祿勳孟宗告廟

廢亮召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繇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

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繇怒殺之

漢晉春秋曰彝魏尚書令階之弟吳

錄曰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瑩對稱彝有忠貞之節

典軍施正勸琳徵立琅邪

王休繇從之遣宗正楷奉書于休曰繇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于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于宮內取兵子弟十八

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歲
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
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
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
于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
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成就魏
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傳國消
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

七日禽尚斬承以帝為會稽王遣措奉迎百寮喁喁立
住道側絃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于零陵遷公主
于豫章絃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
壞浮圖祠斬道人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
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
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棐謏必就有德是
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
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援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

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
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
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
以奉宗廟朕用憊然若涉淵冰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
定傾安康社稷功勲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
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為丞相荊州牧食
五縣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
將軍亭侯闔亦封亭侯緄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

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緄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齋詣
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
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
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
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緄分省文書或有告
緄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緄緄殺之由是愈懼
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
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

吳歷曰緄求中書兩郎典知荆

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
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
將軍魏邈說休曰緄

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朔又告緄欲反有徵休密問張
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緄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
中謠言明會有變緄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緄益
恐戊辰臘會緄稱疾休強起之使者十餘輩緄不得已
將入衆止焉緄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命府
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緄求出休曰外
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緄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緄

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肩呂據緄復曰
願沒為官奴休曰何不以肩據為奴乎遂斬之以緄首
令其衆曰諸與緄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闔乘船欲
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斷其木而埋
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緄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緄同
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緄云休又下詔曰諸葛
恪滕肩呂據蓋以無罪為峻緄兄弟所見殘害可為痛
心促皆改葬各為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

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

沙太守

逸事見陸瑁傳

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

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為會稽太守時琅瑯

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即位徵興為太常衛將

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

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

惟興以為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

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為丞相與休寵
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內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
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
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俄彧
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州
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
況在於恪矜已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

駟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肩厲修士操遵
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緦凶豎
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
之邪納萬彘之說誅夷其宜矣

吳志卷十九

吳志卷十九考證

諸葛恪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臣浩按四部當作四郡即上文所謂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者是也然諸本皆作四部

欲圖壽春權以為不可○何焯曰以為不可者蓋以此地南北襟喉雖得其地非十萬之衆不足屯守若魏傾國來爭恐致利鈍其後恪出新城欲卒此規又輕用大衆圖不以漸遂致師老民愁家族傾覆也

自本以來務在產育○句中疑有脫誤

乃除地更飲注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重○任重元本
作重任

孫峻二年魏母丘儉文欽以衆叛○毛本作魏將多將
字

會欽敗降軍還注好讀兵書及三史○三史元本作三
略

又注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冊府作累有戰

功

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琳等欲因會殺峻○
臣龍官按孫亮傳云五鳳二年秋七月將軍孫儀張
惇林惇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惇等伏辜此云孫琳
琳惇何也然各本皆同

孫琳琳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于江都○慮三嗣主
傳皆作憲下同

將士見公出必委琳就公○宋本作必皆委琳就公

遂圍宮注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正爾自得之無句疑有誤

濮陽興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侍郎宋本作中郎

吳志卷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吳志卷二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蕃樓玄賀邵韋曜華覈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為夏

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為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旨時或迂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頃伏皓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

江表傳曰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巡武昌仍有遷都之意恐

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維未答即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

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
威使衆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吳錄曰皓每於會因
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為笑樂萬或既為左丞相
蕃嘲或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
處非分也或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
三九之位犬馬尤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
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驚蹇之質蕃上誣明選
下訕楨幹亦何傷於日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臣松之
按本傳云丁忠使晉還皓為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
北還在此年之春或時尚未為丞相至秋乃為相耳吳
錄所言為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
年互不同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
知物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
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

其直對泉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
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
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斬人也孫休時為監農御史孫皓即
位與王蕃郭連萬彧俱為散騎中常侍出為會稽太守
入為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彧陳親密
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勅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
用玄為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

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廷皓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為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內未定天下多事事無大小皆當關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

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
思惟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杖者無勝於樓元元清
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
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元之性終始可保乞陞
下赦元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為官擇
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己近亦可得晤疾元名聲復徙
元及子據付交趾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勅奕令殺
之據到交趾病死元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

拜奔未忍殺會奔暴卒元殯歛奔於器中見勅書還便

自殺

江表傳曰皓遣將張奕追賜元鵠奕以元賢者不忍即宣詔致藥元陰知之謂奔曰當早告元元何

惜邪即服藥死臣松之以元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驟拜張奔以虧其節且禍機既發豈百拜所免江

表傳所言
於理為長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

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孫休即位

從中即為散騎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皓時入為左

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皓光暴驕矜政事日弊邵

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

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
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旂賢表
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貿上下空
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內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
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
是以正士摧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
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
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

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已以求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耀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

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逆迂昏醉之言耳三爵
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
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為幸
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
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
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
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
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

驅麋鹿結置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為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誨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

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杼軸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

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
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
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
雲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
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
恤窮乏省諸不急盪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
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
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

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
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已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
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
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
雖承天贊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
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
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
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

守一葦可航也昔秦建皇帝之號據殽函之阻德化不
修法政苛酷毒流生民忠臣杜口是以一夫大呼社稷
傾覆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可謂金城石室
萬世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此
當世之明鑒目前之炯戒也願陛下遠考前事近覽世
變豐基彊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而聖祖之祚隆
矣書奏皓深恨之邵奉公貞正親近所憚乃共譖邵與
樓玄謗毀國事俱被詰責玄見送南州邵原復職後邵

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皓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邵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

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邵年四十九

邵子循字彥先虞預晉書曰循

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齒不羣言行舉動必以禮讓好學博聞尤善三禮舉秀才除陽羨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踐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邦朝無知己恪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悵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未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久之召為太子舍人石沐破揚州循亦合衆事平杜門不出陳敏作亂以循為丹陽內史循

稱疾固辭敏不敢逼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
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
為鎮東將軍請循為軍司馬帝為晉王以循為中書令
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動有疑議
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諮詢為一時儒宗年六十太
興二年卒追贈司空謚曰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子
隰臨海太守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

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

少好學能屬

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
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
其辭曰蓋聞君子耻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是待旦之勞故能興隆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囿終有榮

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
公門豈有游墮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
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
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
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睹及
衣物徙棊易行廉耻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
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
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

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

兼苞文武並驚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
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
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乃
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
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
兼棊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
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
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

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為黃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祚為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

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為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
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
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
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
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
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三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裁減
或密賜茶薺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偏彊輒以為罪又
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為

歡時有愆過或誤犯誥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為
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
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為不承用詔命意不忠蓋遂積前
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
囚荷恩見哀無與為比曾無芒毫有以上報孤辱恩寵
自陷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悽悽竊有所懷貪
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
書籍者亦復錯謬囚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撫耳目所

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
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
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
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
作官職訓及辨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
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
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
怖雀息乞垂哀省曜冀以此求免而皓更怪其書之垢

故又以詰曜曜對曰因撰此書寔欲表上懼有誤謬數
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訥吃謹追辭叩頭五
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曜曰曜運值千載特
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
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曜曜愚惑不達不能
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
彰寔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悽悽見曜自少勤學雖老
不倦採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

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為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為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

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
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
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
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
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
通進表叩頭百下皓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
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為上虞尉典農都尉以

文學入為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為魏所并覈詣宮門發
表曰間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定聞
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所
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
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
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忉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
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
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覈上疏諫

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
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
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
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為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
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
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
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傳相
稱疾罷歸欲以此為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

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彊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

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
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
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為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
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胥
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趾九真二郡
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
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
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

盜無日今冒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
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為飢乏之救惟
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
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
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為資也
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
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恠消殷興熒惑
守心宋以為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熒惑退舍景公

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
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
所投處退伏思惟榮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
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為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
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覲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
靈所挺以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
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為不祥又楊市
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

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為憂灼也臣省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與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邱春秋書之垂為後戒今築宮為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

討日月滋慢若悉竝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
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
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
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
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
力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
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
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况敵彊大而忽農忘畜今

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湏耘穫而長吏
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
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
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
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為陛下計明矣
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悽悽昧犯天威乞
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覈上疏辭
讓皓答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

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
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
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怪乃謙光厚自菲
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
滋侈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
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
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
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

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
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
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
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
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
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
揆之則疏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
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已

勞也求其為已死也三謂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王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為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

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瞻宜一
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
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
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
十萬家則十萬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
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
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果以崇好
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

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
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
府藏之急乎此救乏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
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海無虞
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
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
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皓以數年老勅
令草表覈不敢又勅作草文停立待之覈為文曰咨覈

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
中熙光紫闥青瑣是憑必挹清露沐浴凱風効無絲毫
負闕山崇滋潤含垢恩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
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
下愚不敢違勅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覈前後
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
多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譴免數歲卒曜覈所論事章
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玄賀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覈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予觀覈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吳志卷二十

吳志卷二十考證

王蕃請不能得注使親近將跳蕃首○跳字疑衍或作挑

樓玄與王蕃郭連萬彧○郭連宋本作郭連

賀邵會稽山陰人也注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臣明楷

按賀齊傳云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

則邵乃齊之從子非孫也

飲之醇酒中毒隕命○醇酒疑作酖酒

如是之輩一勿復用○是疑作定指上何定也

中宮內豎分布州郡○中宮疑作中官

宜時優育以待有事○時宋本作特

邵年四十九注石沭破揚州○沭元本作冰晉書亦作冰

又注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於是宋本作於時

韋曜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紀多

虛無宋本作既多虛無

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宋本無運字哀識宋本作表

識

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闕元本作關

華覈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報險宋本作艱險

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而急冊府作為急

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滋慢○慢冊府作蔓

為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為味為字疑有誤

吳志卷二十考證